

## 卷第二百四十四 編急

時苗 王思 李凝道 堯君卿 蕭穎士 裴樞 崔珙 韓皋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盧罕 王珙 高季昌  
時苗

漢時苗為壽春令。謁治中蔣濟，濟醉，不見之。歸而刻木人，書「酒徒蔣濟」。以弓矢射之。牧長聞之，不能制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王思

王思性急。執筆作書，蠅集筆端，驅去復來。思恚怒，自起逐之，不能得。還取筆擲地，蹋壞之。（出《魏略》，明抄本作出《魏書》）

李凝道

唐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編急。姊男年七歲，故惱之。即往逐之，不及。遂餅誘得之，咬其胸背流血。姊救之得免。又乘驢於街中，有騎馬人，靴鼻撥其膝，遂怒大罵，將毆之。走馬遂無所及，忍惡不得，遂嚼路傍棘子血流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堯君卿

唐貞觀中，冀州武強丞堯君卿失馬。既得賊，枷禁未決，君卿指賊面罵曰：「老賊，吃虎膽來。敢偷我物！」賊舉枷擊之，應時腦碎而死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蕭穎士

唐蕭穎士，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，至二十餘，該博三教。性急躁忿戾，舉無其比。常使一傭僕杜亮，每一決責，以待調養平復，遵其指使如故。或勸亮曰：「子傭夫也，何不擇其善主，而受苦若是乎？」亮曰：「愚豈不知。但愛其才學博奧，以此戀戀不能去。」卒至於死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裴樞

河東裴樞字環中。季父耀卿，唐玄宗朝，位至丞相。開元二十一年奏（「奏」原作「春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開河漕，以瞻國用，上深嘉納之。親姨夫中書舍人薛邕，時有知貢舉之耗。元日，因來謁樞親。乃曰：「幾姊有處（「處」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分親故中舉人否？」其親指樞。邕整容端手板對曰：「三十六郎，自是公共積選之才，不待處分矣。伏恐別有子弟。」樞即應聲曰：「嫉子失言。」因舉酒灑地，誓曰：「薛姨夫知舉，樞當絕跡匿形，不履人世。」其親決責，令拜謝邕，樞竟不屈。永泰二年，賈至侍郎中舉，樞一舉而登選。後大歷二年，薛邕方知舉。樞及第後，歸丹陽裡，不與雜流交通。又韋元甫除此州，計到郡之明日，合來拜其親。元甫至丹陽之明日，專使送衣服書狀信物，樞怒言不納。後三日，元甫親擁騎到樞別業，樞戒其僕，不令報。久停元甫車徒，不得進。元甫不怒，但云：「裴君太褊。某乍到，須與軍吏監軍相識。遽此深責，未敢當也。」親乃遣女奴傳話，延元甫就廳事，置酒。元甫陳以公事，樞方出歡話。（出《乾鑿子》）

崔珙

唐崔珙為東都留守，判尚書省事。中書舍人崔荊為庶子，公務謁珙，珙不為見。荊乃求與珙素厚善者，使候問之，珙怒不已。他日，因酒酣，復詰之。居守益忿曰：「珙誓不與此人相面。且人為文詞，言語何限，豈可以珙弟兄作假對耶？」荊尤不喻，親族咸憂栗不安。甥族中有穎悟者，採取文采，許之。乃掌制曰，貶崔珙為撫州郡丞云：「因緣雁序，鼓扇澆風。」荊因爾成疾。（出《芝田錄》）

韓皋

唐韓皋，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。西省故事，閣老改官詞頭，送以次舍人。是時呂渭草敕，皋恐，問曰：「僕何故轉。」習不告。皋劫之曰：「與君一時左降？」渭急，乃告之。皋又欲訴於改相，渭執之。奪其靴笏。啣啣久之，乃止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杜佑

唐楊茂卿客游揚州，與杜佑書。詞多捭闔，以周公吐握之事為諷。佑訝之，時劉禹錫在坐，亦使召楊至，共飲。佑持茂卿書與禹錫曰：「請文人一為讀之。」既畢，佑曰：「如何？」禹錫曰：「大凡布衣之士，皆須擺闔，以動尊貴之心。」佑曰：「休休，擺闔之事爛也。獨不見王舍乎，擺闔陳少游，少游刎其頭，今我與公飯吃。過猶不及也。」翌日，楊不辭而去。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皇甫湜

唐皇甫湜氣貌剛質，為文古雅，恃才傲物，性復偏直。（明抄本「直」作「急」）為郎時，乘酒使氣忤同列者。及醒，不自適，求分務東洛。值伊瀍仍歲歉食，淹滯曹不遷，省奉其微，困悴且甚。嘗因積雪，門無行跡，庖突不煙。裴度時保釐洛宅，以美詞厚幣，闕為留守府從事。湜簡率少禮，度亦優容之。先是度討淮西日，恩賜鉅萬，貯於集賢私第。度信浮圖教，念其殺戮者眾，恐貽其殃。因舍討淮叛所得，再修福先佛寺。備極壯麗，就有日矣。將至書於白居易，請為碑。湜在座，忽發怒曰：「近舍某而遠征白，信獲戾於門下矣。某文若（若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方白之作，所謂寶琴瑤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也。然何門不可曳長裾，某自此請長揖而退。」賓客無不驚栗。度婉詞謝之，且曰：「初不敢以仰煩長者，慮為大手筆見拒。今既爾，是所願也。」湜怒稍解，則請斗酒而歸。至家，獨飲其半，乘醉揮毫，其文立就。又明日，潔本以獻。文思古謬，字復怪辟。度尋繹久之，不能分其句讀。畢歎曰：「木玄虛，郭景純江海之流！」因以寶車名馬，繒彩器玩，約千餘緡，置書，遣小將就第酬之。湜省書大怒，擲書於地，謂小將曰：「寄謝侍中，何相待之薄也？某之文，非常流之文也。曾與顧況為集序外，未嘗造次許人。今者請為此碑，蓋受恩深厚耳。其碑約三千字，一字三疋絹，更減五分錢不得。」小校既恐且怒，歸具告之。僚屬列校，咸振腕憤排，思鬻其肉。度聞笑曰：「真奇才也。」立遣依數酬之。自居守府正郎裡第，輦負相望。洛人聚觀，比之雍絳泛舟之役。湜領受之無愧色。而卞急之性，獨異於人。嘗為蜂螫手指，因大躁急。命奴僕置裡中小兒輩，箕斂蜂巢，購以善價。俄頃山聚於庭，則命碎於砧兒，爛於杵臼，絞取津液，以酬其痛。又常命其子鬆，錄詩數首。一字小誤，詬詈且躍。手杖不及，則齧腕血流。其性編急，皆若此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### 段文昌

唐段相文昌性介狹。宴席賓客，有眉睫之失，必致怪訝。在西川，有進士薛大白，飲酒稱名太多，明日遂不復召。（出《因語錄》）

### 李德裕

劉禹錫（「劉禹錫」三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唐太和中為賓客，時李德裕同分司東都。禹錫因謁於德裕曰：「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？」德裕曰：「累有相示，別令收貯，然未一披。今日為吾子覽之。」及取看，而箱笥盈溢，塵土蒙覆。既啟而復卷之，謂禹錫曰：「吾於此人不足久矣，其文章何必覽焉。但恐回吾精絕之心，所以不欲看覽。」其抑才也如此。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，首以楊虞卿、牛僧孺為言。楊、牛即白之密友也。其不引翼，皆如此類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 李潘

唐禮部侍郎李潘嘗綴李賀歌詩，為之集序，未成。知賀有表兄，與賀筆硯之交者。召之見，託以搜訪所遺。其人敬謝，且請曰：「某蓋記其所為，亦常見其多點竄者。請得所緝者視之，當為改正。」潘喜，並付之。彌年絕跡。潘怒，復召詰之。其人曰：「某與賀中外，自少多同處。恨其傲忽，嘗思報之。所得歌詩，兼舊有者，一時投囷中矣。」潘大怒，叱出之，嗟恨良久。故賀歌什傳流者少也。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### 盧罕

唐李訥除浙東，路由淮楚，時盧罕為郡守。訥既到，適值遠日，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。訥初見忻然，迨覽狀。乃將名與訥父（「訥父」原作「謝」，據《玉泉子》改為「訥父」二字。）諱同。訥，建子也，雅性褊躁，大怒。翌日僅旦，已命鼓棹前去。罕聞之，亟命駕而往，舟且行矣。罕知其故，遜謝良久，且言所由以不謹，答之。訥去意益堅。罕度不可留，怒曰：「大小人多名建，公何怒之深也！」遂拂衣而去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）

### 王珙

唐給事中王祝，名家子，以剛鯁自任。黃寇前，典常州。京國亂離，盤桓江湖，甚有時望。及詔徵回，路經於陝。時王珙為帥，頗兇暴。然祝將來必居廊廟，亦加禮待之。祝鄙其人，殊不降接。珙乃於內廳盛張宴席，列妓樂。斂容白祝曰：「某雖鄙人，叨忝旌鉞，今日多幸，遇軒蓋經過。苟不棄末宗，願廁子姪之列。」祝堅不許。珙勃然作色曰：「給事王程有限，不敢淹留。」俄而罷宴，命將吏速請王給事離館。暗授意旨，並令害之，一家悉投黃河，盡取其囊橐。以舟行沒溺聞奏，朝廷多故，舍而不問。時祝有一子，行至襄州，亦無故投井而死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